



远
方
出
版
社

圣

剑

魔

刀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忆文作品集

下

圣
剑
魔
刀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伊 子

封面设计：新 天

忆文作品集之八：

圣剑魔刀

作 者：忆文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新乡市郊区北干道西段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1.5 字数 3436 千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427—5/1·213
定 价：328.20 元(本套 36.0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责任编辑: 伊 子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目 录

(圣 剑 魔 刀)

- | | | |
|------|-----------|-------|
| 第十一章 | 萍踪奇语----- | (326) |
| 第十二章 | 天涯情归----- | (358) |
| 第十三章 | 十一加三----- | (389) |
| 第十四章 | 僧与人骨----- | (421) |
| 第十五章 | 行踪飘忽----- | (454) |
| 第十六章 | 偷天换日----- | (486) |
| 第十七章 | 逆流暴波----- | (523) |
| 第十八章 | 纤手锄奸----- | (559) |
| 第十九章 | 客店魅影----- | (595) |
| 第二十章 | 一吻定情----- | (632) |

金笛子乐华摇头道：“这位英雄路文所吩咐的，就是方才所说的事！”

施鸣峰听得殊感失望，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脱险‘南天堡’九嶷山峰腰“蜂巢死牢”的，只是花婆李映红，和眼前这位金笛子乐华而已。

秃翅飞燕梁立愤愤地道：“小子，轻描淡写说了这几句话，涂上这几个字，老夫要跑遍湘、鄂、蜀、皖的四省，两条腿够受了！”

田舍村姑林翠抿嘴不笑道：“梁前辈，你老人家有今日‘秃翅飞燕’的名号，本来就是从跑腿跑来的嘛！”

施鸣峰点点头道：“路文能想出这主意，委实不错，‘南天堡’吕奎老贼千夫所指，做出这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咱们先机制人，联络囚入死牢的衣族后裔，共声申讨，教吕奎老贼向天下武林交出一个公道。”

将封袋名单交给梁立含笑道：“梁前辈，你老人家什么时候首途起程？”

梁立把名单贴身藏起，蹙眉搜思，半晌始道：“好在青城山‘羽虹寨’已离此不远，吕奎老儿不知要在‘剑山游龙’孟鸿元身上，想出什么云诡波谲的毒计，老夫和你等先往‘羽虹寨’，看过动静以后，再首途起程未晚。”

施鸣峰道：“‘羽虹寨’寨主‘剑山游龙’孟鸿元在此蜀地极负声名，方才店家亦有说过，乃是一位万家生佛的活菩萨，这些牛鬼蛇神要在他身上打主意，看来不见得是桩容易的事！”

梁立喟然感触地道：“吕奎老儿不择手段，称主武林，他岂会轻易放过素有‘东西寨、南北堡’之称的‘西寨，羽虹寨’……”

抬头注看了两人，又道：“咱们不能耽留，赶程前往‘羽虹寨’才是！”

四人在“毒龙潭”镇上客店打尖一宿，翌晨，金笛子乐华向三人告辞，回转黔地，施鸣峰等往青城而来。

路上，秃翅飞燕梁立感慨不已说：“世事的演变，似乎都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安排，平宁数十年的江湖，还会罗上这场浩劫！”

两人听得一怔！

田舍村姑林翠翠道：“梁前辈，此话怎讲？”

梁立缓缓地道：“‘南天堡’吕老儿寿宴上的凶变，罪恶魁首该是‘佛心毒医’虞冲，他替吕奎配制了这种剧毒无比的‘雨花散’毒物，把中原正派武林，几乎一网打尽，陷入九疑山‘蜂巢死牢’！虞冲遭害‘银须针芒，鬼使神差之下，临死前碰到施相公，迴光反照，天良发现，以十四颗‘昊天玉芙丸’相赠，来挽救不堪收拾的场面。”

说到这里，顿了下又道：“这好像在不可议中，老天爷派下这么一个‘佛心毒医’虞冲下凡人间，撩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

两人喟叹不已。

梁立接着道：“如果没有‘雨花散’毒物，即使‘施鸣峰’吕老儿有席卷江湖，有称主武林的野心，也不会给他这样迅快如愿！”

“羽虹寨”位于青城山之麓，占地数顷，巍峨富丽，楼台亭阁，廊宇衔接，不下王公将相之府。

这日，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剑山游龙孟鸿元夫人‘银枝芙蓉’扈晓虹，昔年乃是西南江湖上，一位杰出的巾帼女杰！

“银枝芙蓉”扈晓虹经家丁传报后，大厅接见三人，始知来自湘地的施鸣峰、秃翅飞燕梁立、田舍村姑林翠翠。

宾主寒暄过后，秃翅飞燕梁立朝孟夫人扈晓虹暗地打量了眼，见她雍容华贵，脸色安祥，似乎还不知她丈夫遭‘南天堡’

雷火金轮吕奎囚禁“蜂巢死牢”之事，且发现此地“羽虹寨”并未遇有意外之变的情形，心里暗自宽慰下来！

梁立试探地向孟夫人说：“敢问孟夫人，除老夫等三人来此青城山拜访‘羽虹寨’外，是否尚有来自湘地的江湖人物？”

扈晓虹听得出奇，不禁暗暗纳闷，简略地答道：“自拙夫鸿元往湘地赴‘南天堡’雷火金轮吕奎寿宴迄今，这里‘羽虹寨’还未见有远客来此。”

狐疑地朝三人扬目一瞥，向梁立又道：“敢情鸿元烦请三位携带口讯来此？”

眼前情形之下，三人似乎很难启口说出剑山游龙孟鸿元，在“南天堡”“蜂巢死牢”遭罹不幸之事。

会使这位年龄该在四十开外，而姿容绝世的中年美妇人，骤然间经不起这么一桩惨厉的打击！

秃翅飞燕梁立猛抓自己秃顶脑袋，搜肠苦思，楞了半晌，在自己脸上使劲的露出一缕笑容，故意轻描淡写地道：“老夫等三人来此，口讯倒有，却不是出自孟寨主所说的！”

铁枝芙蓉扈晓虹见他吞吞吐吐说话，殊感疑惑，若有所思地轻“哦！”了声，脸色一转，道：“梁道友有话只管直说，我‘铁枝芙蓉’扈晓虹昔年浪迹江湖，亦曾上过刀山，闯过剑林。是不是孟寨主在外遭着意外，三位为了江湖道义，专程来此‘羽虹寨’，孟寨主如遭罹意外凶变只管说来无妨！”

施鸣峰接道：“梁前辈，孟夫人既然这样说我，咱们就把经过情形说了，可让孟夫人有所准备！”

扈晓虹不胜困惑之色，流转在这位英姿挺拔的少年书生身上。

秃翅飞燕梁立咧嘴苦笑了下：“施相公，因为这事你曾亲眼目睹，说来比较详细。”

施鸣峰缓缓地道：“孟寨主已遭陷‘南天堡’，目前囚禁九嶷

山‘蜂巢死牢’，雷火金轮吕奎沐猴而冠，自封武林盟主，除掉异己，拔去眼中之钉，使出赶尽杀绝毒手，已派高手前来青城山‘羽虹寨’，吾等三人赶程前来通知，恐孟夫人到时措手不及，最好事前有所准备才是！”

“铁枝芙蓉”扈晓虹听得脸色骤变，震颤不已道：“孟寨主赴宴‘南天堡’久久未回，竟有这等事情发生？”

她注看了施鸣峰，诧异地又道：“施少侠，你如何知道这事的内委情形？”

施鸣峰就把剑山游龙孟鸿元，赴“南天堡”雷火金轮吕奎寿宴的前后经过，详细说了遍。

接着又道：“孟寨主亦是遭吕奎老贼所忌的正派武林人物之一，目前囚禁在‘蜂巢死牢’！”

铁枝芙蓉扈晓红脸色惨白，咬牙忿然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吕奎老贼近年来江湖上行止诡秘，显然这厮心怀叵测，有所阴谋，想不到他以六十寿宴之名义，束邀群雄，竟施出这等丧心病狂的毒计，可恨！可恨！”

“唉！”她忧愤不已的叹了口气：“鸿元不相信我的话，以致会罹上这桩惨变。”

盈眶泪水，已忍不住顺腮流下，转脸向施鸣峰道：“照你说来拙夫鸿元遭禁‘蜂巢死牢’，敢情已凶多吉少了？”

施鸣峰安慰道：“孟夫人，此点到目前还不必忧虑，吕奎老贼用‘雨花散’毒物，废掉正派武林人物一身武功后，将他们囚禁在九嶷山峰腰‘蜂巢死牢’，自以为高枕无忧，让其自生自灭，是以如果急于设法营救，据我施鸣峰看来还不会有意外变故！”

“营救！”扈晓虹泪眼中吐出两缕坚毅、愤怒的光芒，点头说：“吕奎老贼为要满足自己私欲，霸居武林盟主之位，竟使出这等令人发指的毒计来，我铁枝芙蓉扈晓虹岂能轻易放过他。

‘羽虹寨’坐镇西南江湖，称雄武林，到时我扈晓红带领蜀、

黔、滇三省英杰，踏平九嶷山，要这老匹夫的‘南天堡’玉石俱焚！”

秃翅飞燕梁立听得暗暗点头：“这位‘铁枝芙蓉’扈晓虹雄才大略、精明干练之处，似乎要远在她丈夫孟鸿元之上！”

梁立沉思时。

“哦！”扈晓虹殊感狐疑地说：“施少侠，吕奎老贼囚禁我夫在九嶷山‘蜂巢死牢’，眼中之盯已除，为何尚派高手来‘羽虹寨’？”

梁立接道：“吕老儿虽然目前霸据武林盟主之位，生恐日后真相大白，囚禁死牢的衣属后裔将其罪状揭露，激起宇内正义人士共声申讨，于是干脆来个先机制人，杀人灭口！这可能就是吕老儿派高手来‘羽虹寨’的原因……”

“哼！”扈晓虹嗤之以鼻，冷冷说：“老贼，将我‘羽虹寨’看得忒没出息了！”

说到这里，向三人又道：“多蒙三位餐风露宿，仆仆风尘，从湘地来此‘羽虹寨’报讯，我扈晓虹感激不尽！”

施鸣峰谦冲地道：“此事侠义门中分内之事，孟夫人切莫挂怀不安！”

秃翅飞燕梁立这时对“羽虹寨”和这位“铁枝芙蓉扈晓虹”的孟夫人，心里不禁有了新的看法：“‘羽虹寨’威镇西南江湖，这位孟夫人最是一位足智多谋、精明能干的巾帼女杰，别说‘南天堡’想暗派高手前来侵扰，就是吕老儿统率大军，‘御驾亲征’来‘羽虹寨’，恐怕会叫这些牛鬼蛇神，折羽断翅，落个大败而归！”

梁立想到这里，发觉自己三人来此，原是助“羽虹寨”一臂之力，从眼前情形看来，这位孟夫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南天堡”派下的高手，显然自己这三人已没有耽留此地的必要。

他在意念流转下，朝施鸣峰、林翠翠示意一瞥，含笑向扈晓

虹道：“孟夫人，老夫等三人‘口讯’已经传到，该告辞了！”

铁枝芙蓉扈晓虹还没有把话接上，林翠翠幽幽娇啼道：“梁前辈，咱们来了就走，这么急的干嘛？”

敢情，这句话该是此间“羽虹寨”主人，孟夫人说的才对！

她脱口说出此话，连铁枝芙蓉扈晓虹在内，不禁错愕一怔！

这时，她朝这位方才梁立引见的，目下扬名江湖，“神州五女”之一的翠姑娘多看了眼，含笑地道：“林女侠说的甚是，三位来‘羽虹寨’该多耽留几天才是！”

田舍村姑林翠翠粉脸一红，忸怩地道：“孟夫人，我不是……这……意思……”

三人听得又是一怔！

“既不想马上告辞，又不是耽留‘羽虹寨’，这是怎么回事？”

施鸣峰含笑道：“翠妹，你有何高计，说来给咱们听听！”

“谁说是高计？”林翠翠朝他白了眼，红了脸又道：“咱们路远迢来此‘羽虹寨’，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秃翅飞燕梁立听得眼珠连转，满腹狐疑地问道：“林姑娘，咱们不走又该如何呢？”

林翠翠红了脸“噗嗤！”一笑，始道：“孟夫人乃是享誉西南江湖的一位巾帼前辈，咱们何不趁此谈谈西南武林上的形势，向孟夫人聆受教益。”

扈晓虹听她说得脸色一红，含笑薄责地道：“你这孩子真会说话！”

施鸣峰和梁立听她说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心里暗暗纳闷！

田舍村姑林翠翠朝孟夫人绽唇一笑，接着道：“‘南天堡’雷火金轮吕奎派下高手来犯这里‘羽虹寨’，虽然这是一桩千真万确的事。”

脸色渐渐凝重，接着说：“‘羽虹寨’坐镇西南江湖，雄踞武

林一方，咱们固然知道，或许雷火金轮吕奎等这些人，比咱们知道得最清楚！”

三人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却不知她在指哪一事情！

林翠翠又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吕奎老儿坐上武林盟主的宝座，他正值跋扈飞扬之际，怎会没有摸透对方底细，来找这场霉气呢！”

秃翅飞燕梁立忍不住大喊道：“林姑娘，有话快说，别转弯抹角的叫人听了肠子发痒……”

林翠翠朝他看了看，接道：“‘南天堡’吕奎老儿派人来此‘羽虹寨’，据我林翠翠看来，不会偷袭暗算，动刀动剑，可能已给他们这些坏蛋，想出一个云诡波谲，歹毒的鬼主意，有恃无恐的来找孟夫人！”

三人听她说出这话，不由醍醐灌顶似的愕然怔住！”

秃翅飞燕梁立连连点头道：“林姑娘说得有理！”

他眉宇一皱，诧异道：“林姑娘，你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你说他们会找些什么鬼主意呢？”

田舍村姑林翠翠朝他白了眼，道：“梁前辈，剩下的这一半说了，咱们就不必耽留此地‘羽虹寨’啦！”

秃翅飞燕梁立碰了个软钉子，眼皮连翻，楞住半晌！

铁枝芙蓉扈晓虹连连点头道：“翠姑娘慧心兰质，机智过人，原来你说的要在‘羽虹寨’耽留下来，是商议应对‘南天堡’之计！”

施鸣峰听林翠翠这话，心里暗暗激赞不已：“翠妹转弯抹角，说出这些刁黠古怪的话，原来还有她这番道理！”

秃翅飞燕梁立一手猛搔自己秃顶脑袋，嘴里喃喃自语地道：“林姑娘一半话说对了，留下这一半可叫人搜肠苦思，找不出来了！”

铁枝芙蓉扈晓虹吩咐家丁摆上筵席，替三人洗尘，并向梁立

等道：“这事我等慢慢商议，自会找出答题来的！”

酒筵时，孟夫人扈晓虹替三人引见在目下西南江湖上有一流高手声誉的数位武林人物。

其中有“铁背苍龙”洪健、“雁翎秀士”何世聪、“玉指灵官”杨记、和有“天南双燕”之称的“剪风燕”夏黑、“迫电燕”夏清昆仲俩！”

秃翅飞燕梁立虽然跟这数位武林人物没有会过面，他们这几位的名号听来很熟悉，显然都是目前江湖上知名之士。

这时，梁立心里暗暗嘀咕起来：“过去‘铁笔神算’屠牧有说过，‘羽虹寨’剑山游龙孟鸿元有西南江湖‘孟尝君’之称。

照目前情形看来，我等三人不速之客来‘羽虹寨’，这位孟夫人能随时邀出这五位武林一流高手作陪宾，显然‘羽虹寨’有昔年‘孟尝君’古风，有借养门客三千的景举，不敢说言过其实了！”

他想到这里，不禁替孟夫人扈晓虹宽慰起来，心道：“眼前虽然孟鸿元囚禁‘蜂巢死牢’，吕奎老儿派下武林高手，来‘羽虹寨’耀武扬威，该自取其辱了！”

筵席间，铁枝芙蓉扈晓虹向梁立问道：“梁道友，你等三位离开‘羽虹寨’后，是不是转回湘地？”

秃翅飞燕梁立听她问话，一摸自己童山濯濯的秃顶，抱怨不迭道：“撇开施相公和林姑娘不谈，老夫为了九嶷山‘蜂巢死牢’里囚禁的这些武林人物，要跑断两条腿啦！”

扈晓虹愕然道：“梁道友此话怎讲？”

傍边施鸣峰就把“蜂巢死牢”中部份武林中人的名单之事，详细说了一遍，他接着又道：“梁前辈的高足‘幻变千相’路文，他卧底‘南天堡’，探得死牢中一批武林人物家族后裔的地点，这些人原本散居湘、鄂、蜀、皖等地！

梁前辈轻功之绝，冠盖武林，烦托他老人家分别往各地去联

络通知，到时共声申讨，要吕奎老贼向武林交出一个公道！”

扈晓虹听得感慨不已说：“难得，难得，梁道友义薄云天，武林千古留名！”

梁立咧嘴一笑，指了施鸣峰道：“孟夫人别捧了，老夫不过跑了腿而已，要谈到千古留名，还要从施相公身上说起才是！”

如不是他机知卓绝，分别运用‘昊天玉英丸’，嘱令小徒路文挽转大局，老夫跑断两腿还是没有用处！”

桌上众人，显出钦赞之色，纷纷朝施鸣峰看来。

铁枝芙蓉扈晓虹忽地问道：“梁道友，凭你轻功脚程，绕转湘、鄂、蜀、皖四省，分别通知死牢遭害人的家族后裔，需多少时间？”

秃翅飞燕梁立听她问出此话，猛搔自己秃顶脑袋，想了半天才始道：“确实时间很难断定，如果顺利的话，该在‘端阳佳节’前后数天！”

田舍村姑林翠翠突然插嘴道：“梁前辈，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可以省掉不少脚程、时间了！”

梁立听得连连点头说：“林姑娘，你有何锦囊妙计，说给老夫听听！”

林翠翠道：“梁前辈，你老人家不必挨家挨户前去联络通知，譬如说，你来此地‘羽虹寨’，见了孟夫人后，再由她分别通知在附近一带名单上载到的武林中人，这样岂不省掉不少时间啦！”

秃翅飞燕梁立激赞不已地说：“林姑娘说得对，就凭你简单的这么一句话，老夫可少走了不少路啦！”

铁枝芙蓉扈晓虹听他们两人说到这里，提出主意，道：“梁道友，你此去湘、鄂、蜀、皖四省联络众人，请他们在五月初五‘端阳佳阳’湘中邵阳城会众，商讨应付‘南天堡’之计！”

秃翅飞燕梁立眨了眨眼，道：“孟夫人，此计虽然不错，这么大的邵阳县城，上哪儿去找人呢？”

施鸣峰忽然想起，道：“孟夫人，邵阳城有家‘玉壶春’酒楼，堂厅宽阔，足可排下数十张桌子，不如就约定这家酒楼会合！”

旁边这位“羽虹寨”座上嘉宾“雁翎秀士”何世聪接上道：“孟夫人，既然邀你会聚，就定下一个时间，依何某之见，在五月五日‘端阳佳节’的中午，请各地武林同道在湘中邵阳‘玉壶春’酒楼会合，共同商讨应付‘南天堡’之计！”

众人听“雁翎秀士”何士聪此话，都颌首赞同！

扈晓虹向秃翅飞燕梁立道：“梁道友，就是这么决定，劳你驾，分别通知遭陷死牢的武林人物家族后裔，请他们照约定时间、地点会聚！”

铁枝芙蓉扈晓虹请了五位西南江湖上知名之士作陪宾，替施鸣峰等三人设宴洗尘，同时商议应付“南天堡”之策。

忽见一名家丁，一手拿了大红名帖，匆匆来到大厅上，向孟夫人禀报，道：“回禀夫人，有三位来自湘南‘南天堡’的爷们，来‘羽虹寨’拜访要见夫人，有他们名帖在此！”

众人听得蓦地一怔！

秃翅飞燕梁立扬声道：“可巧得紧，‘南天堡’的爪牙喽罗，竟跟了咱们尾巴后面来了！”

扈晓虹接过名帖一看，上面按次席写有三个人的名号：

“‘碧漠山樵’倪丙！

‘海天丧门客’邹清！

‘瀚海石虎’竺英！”

扈晓虹看到名帖上名号，神色微感愕然！

梁立诧异道：“孟夫人，名帖上写的，是那一路上的牛蛇鬼神？”

扈晓虹默然无语，一手把名帖递给梁立！

秃翅飞燕梁立瞪直眼朝贴上名号看过半晌，“嘿嘿”笑了道：

“吕奎老儿还真有他一套手法呢！”

撇开‘瀚海石虎’竺英这厮不谈，‘碧漠山樵’倪丙、‘海天丧门客’邹清这两人都是邪门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扈晓虹转脸向那名家丁，道：“孟彪，这三人来‘羽虹寨’带了多少随从武生？”

孟彪摇了摇头：“回禀夫人，就是他们三个，没有看到随从人……”

扈晓虹朝桌上众人环顾一匝，狐疑地道：“列位看来吕奎老贼邀请这三人到‘羽虹寨’来，其用意何在？”

她问出半晌，没人接答上来！

田舍村姑林翠翠道：“孟夫人，这三人有恃无恐来此地‘羽虹寨’，不像是厮杀打闹，可能有所企图来的！”

扈晓虹颌首道：“翠翠姑娘说得有理，‘碧漠山樵’倪丙、‘海天丧门客’邹清，固然不是目下江湖泛泛之流，可是光凭单身一剑，大模大样要来蜀西青城山‘羽虹寨’找岔子，他们该会想到不是桩简单的事！”

铁枝芙蓉扈晓虹话正说到这里时，一股“豁啦啦！”震耳欲聋的巨响声起！

合上的大厅门，连同两侧的粉墙突然倒塌下来！

“嘿嘿嘿”狞笑声，一个银须白发、体态魁伟，年有七十开外的老者，御尾紧随着曾出现“南天堡”吕奎寿宴的“瀚海石虎”竺英，和一名瘦长如竹，年在六十左右的老汉，从倒塌的残墙中跨步进来！

扈晓虹抬眼看时，神色微微一怔！

白发老者冷笑声落，缓步走近众人桌前，戟指扈晓虹峻声冷厉地道：“‘羽虹寨’押寨夫人，老夫‘碧漠山樵’倪丙先礼后兵，递上名帖，想不到居然你敢在老夫跟前搭起臭架子来了！”

——敢情，众人在大厅桌上谈说时，可能扈晓虹忘了命家丁

回报外面等候迎接的三个不速之客！

“碧漠山樵”倪丙目中无人，跋扈飞扬说出此话，激怒了桌上西南江湖道上这位高手“铁背苍龙”洪健！

洪健离椅站起，喝声道：“老匹夫，此地‘羽虹寨’岂容你等撒野放肆！”

说着时，移步走近三人前！

碧漠山樵倪丙不屑一瞥地朝洪健扫过一眼，旋首像“海天丧门客”邹清、“瀚海石虎”竺英道：“这家伙是谁，你们可认识？”

“海天丧门客”邹清“桀桀桀”好像荒冢鬼哭似地冷笑了几声，道：“无名小卒，不足挂齿，倪道友，待我‘丧门客’送他回老家，你再跟这押寨夫人谈事不迟！”

眼前的演变，不过眨眼间而已！

铁背苍龙洪健喝叱声落，丧门客邹清走近他跟前，冷冷道：“咱爷们说话，还轮不到你插嘴！”

“嘴”字才说出口，宽大的袍袖，朝洪健顶面一挥：“去你娘的！”

袍袖挥舞过处，一股锐厉无比，奇寒澈骨的劲风涌起。

这股劲风刮起，田舍村姑一声惊呼：“‘铁尸飞袖功’。”

几乎在同一刹那间！

林翠翠这声惊呼声中，铁背苍龙洪健“啊！”的一声惨叫，身形恍若断线纸鹤似地飞射而出，撞着大厅墙角，脑袋震裂，立即死毙！

海天丧门客邹清掸了掸宽在的长袍，“桀桀”冷笑地道：“不中用……不中用……竟是这么一个窝囊，太不中用了！”

铁枝芙蓉扈晓虹看得心头一震，掠目朝秃翅飞燕梁立等一瞥，正待思索如何应付眼前场面时。

“南天双燕”、“剪风燕”夏云、“追电燕”夏清弟兄两人，暴喝声中，身形离桌，电射飞出！